



姚策在病床上

“错换人生28年”案一审宣判 姚策及生父母获赔76万余元 虽然远低于心理预期 但姚策还是表示： 无论多少钱 也换不回 我错失的人生 和健康的身体

本报记者 张蓉

28年前,在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发生的一起错抱,让姚策和郭威的人生置换,与各自的亲生父母分隔两地。

28年后,因姚策患癌而相认的两个家庭,曾殷切地期望医院能给个说法。7月,姚策及其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将淮河医院诉诸法院;11月,姚策在杭州治疗期间手写千字长信,向淮河医院院长表达诉求与企盼(详见11月26日5版《在杭治疗的他手写两千字长信,向涉事医院要公道》)。

昨天,他们等待数月出了结果——

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原告郭希宽、杜新枝、姚策诉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,原告姚策诉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两案一审公开宣判,判决涉事医院共赔偿76万余元。

医院:60%的责任和76万余元赔款

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76万多赔款这样构成:

赔偿郭希宽、杜新枝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,赔偿姚策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,赔偿杜新枝因寻亲支付的交通费用1193.5元,赔偿郭希宽误工费6400元;同时,赔偿姚策医疗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61312.94元(已给付10万元,尚需给付261312.94元)。

该案审判长表示,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服务机构,在其处出生的新生儿负有高度谨慎的管护义务,且淮河医院对于“错抱”发生在其医院不持异议。这一过错导致姚策与生父母28年骨肉分离,且28年后姚策与生父母相认,但自身已患有肝癌,姚策与杜新枝、郭希宽相逢后精神上遭受严重痛苦。

因此,淮河医院对此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赔偿责任。

由于淮河医院诊疗行为不规范、管理不善,导致病历资料缺失,未按照原开封市卫生局有关规定为姚策及时接种乙肝疫苗,以及“错抱”事件的发生,应认定淮河医院存在重大过错。

但是,肝癌的发生除了与防疫有关外,也与个体差异、生活经历等多种因素有关。因此,法院判决淮河医院

对姚策目前因患肝癌而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60%的民事赔偿责任。

赔偿数额是如何确定的呢?

审判长表示,郭希宽等三原告诉被告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,根据法律规定,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、侵权人的过错程度,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经济生活水平等因素,本判决淮河医院赔偿郭希宽、杜新枝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;对于姚策的精神损害抚慰金,除上述因素外,再结合姚策的身体现状和年龄,淮河医院的这一“错抱”行为给姚策及其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,故法院酌情认定淮河医院赔偿姚策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。

姚策诉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,其中姚策起诉的赔偿费用为916947.81元。姚策诉称幼时治疗乙肝费用305508元,但是其未提交相关票据,缺少证据,没有证据予以证明,法院不予认定。

对于姚策诉求中符合法律规定且有证据证明的602188.23元,根据责任划分,淮河医院应承担60%的责任,故淮河医院应赔偿姚策各项费用361312.94元,淮河医院考虑到姚策身体及经济状况,前期已主动支付了100000元。

姚策:赔偿金额远低于心理预期

“我们也是刚得知宣判结果,挺意外的。”姚策的妻子熊磊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姚策对这个宣判结果表现得挺平静。这一天,由于太多电话打进来,他索性关了机,直到下午3点半仍在午睡。

下午5点多,姚策服用过一片吗啡后,忍着疼痛录制了一段视频,表达自己此刻的心声。

“从我内心看,没有什么比治病更重要。上一治疗阶段,由于费用紧张,我不得不提前出院。这也是我希望法院尽快判决的原因。”姚策说,虽然判决的赔偿金额远低于自己的心理预期,但他尊重法律,也充分相信法律的公正,“值得欣慰的是,在责任认定上,医院承担了抱错事件的全部责任,以及我罹患肝癌60%的责任。”

“我还是会继续保留上诉的权力,无论是责任,还是金额,我希望能争取到更大的诉求。但无论多少钱,也换不回我错失的人生和健康的身体。”姚策说,自己希望在2020年将这件事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,在新的一年里开启全家人平静的生活。

姚策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,尽管法院支持金额与起诉金额存在差距,但已基本支持原告方的诉求。“由于事发久远,姚策早期治疗费用单据不足,目前的宣判也是合理结果,我们比较认可。”

周兆成说,由于此次判决认定了淮河医院在姚策患病上存在一定比例的过错,因此,后期如果姚策在治疗上

产生新的费用,淮河医院依然要承担60%的赔偿责任,从而免除了命悬一线的姚策的后顾之忧。

“只要姚策可以接受,我就没有任何意见。”对于熊磊而言,相对于宣判结果,她更在意姚策病情的治疗进展。

上周,姚策已从杭州树兰医院出院回到江西九江。

“出院时的检查结果其实很不好,肿瘤又扩大了,甲胎蛋白的数值又增加了,高达20000多 $\mu\text{g/L}$ 。”熊磊告诉记者,姚策入院时甲胎蛋白的数值是3000多 $\mu\text{g/L}$,最低时,曾降到900多 $\mu\text{g/L}$,“医生说新用的药物可能存在反弹期。”

在家期间,姚策每天依旧要依赖止痛药缓解疼痛,但熊磊发现,丈夫的精神状态正缓慢转好,“他每天陪着儿子玩,看电视,下楼散步。在熟悉的环境里,人变得轻松,心情好了很多,睡眠状况也好起来了。有时,他会从晚上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。”

12月底,熊磊将陪姚策再度回杭州树兰医院进行复查,“如果治疗效果不好,可能要再度换药。”



代理律师周兆成(左)接收判决书



扫一扫
看姚策写的
2000字长信